

三思樓月書之一

黃浦江頭的夜月 徐訐著

夜窗書屋出版

黃浦江頭的夜月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三版

黃浦江頭的夜月

每冊實價

圓

著者

徐

訐

出版者

夜窗書屋

發行者

夜窗書屋

總經售

大家出版社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上海23長甯路七一二弄四十號

電話二一〇九三

背景：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的上海，那時候，租界上的人都有說不出的苦悶，連富有的企業家們都是一樣，他們已經慢慢地感到敵人經濟與政治方面的壓力，想全部內移又不可能，作一部份犧牲又捨不得，於是大都是於移不決，委曲求全，苟延殘喘，但是愛國的工人們反對廠家與日方逐漸妥協，最後鬧成了很大的罷工。

人：李勳位，就是上說的企業家之一，他有一個溫柔能幹的太太有兩個在大學裏讀書的聰敏的孩子，在平時，這個家庭自然是非常幸福的，但現在，他的工人們在罷工，他的投機又不順利，影響着銀行的信用。他的兒子聞道，一直勸他父親摒擋內移，因他父親不能接受，因而參加了愛國的學生們援助工人的罷工，使他父親與日本人妥協之中成爲心裏上的矛盾。大兒子聞天，倒是一個溫柔敦厚博愛的人，也了解他父親的苦衷，但身患肺病，性情又消極，愛好文藝，於他沒有幫助，這是代表信用資本家的一家。

張盛藻，元兒以及他們的母親是一家，這是一家代表已沒落的舊式商人的破落戶，還有大亮與月亮，他們貧窮之中有二種這樣不同的環境與職業，養成了他倆不同的意志與氣質。

此外，陳雲峯是李勳位銀行的經理，劉正榮是李勳位工廠的經理，都是靠李的企業而生存的，周逢仙是在奔走拉攏撮合之中謀利的。

還有沈廣其他等比較不重要的角色。

第一幕

人 月亮，李勳位，李聞天，陳雲峯，劉正榮，周逢仙。

時 晚夏，夜八時。

景 位在都市靜美的住宅區，李公館的客廳，相當的美麗，電話沙發是戲中必要的

道具。需要三個出路，一個通外，一個通樓上，或者就是樓梯；一個通飯廳。

窗是臨花園的，園外就是街。所以可聽見外面汽車來時的聲音，但如果窗帷沒有放下車，燈的光亮就會貫窗而入。幕開時陳雲峯，劉正榮在座，湊巧電話鈴打斷了他們的談話，李勳位正過去接電話。李（接電話）喂，這裏是李公館，唔，我就是。你哪裏？公安局？啊，吳科長；……什麼我的孩子；聞道麼；被捕三天啦？不會吧？……啊，謝謝你，謝謝你，什麼？要一點錢開銷開銷，一

千元……啊，我也許就派人來。好，再見，再見。（掛上電話，對陳劉，）這奇怪！說是我的孩子被捕啦。

劉 爲什麼？

李 說是同工人在一起捕進去的。他不知道是我的孩子，今天才問出來……會同工人在一起……

陳 他怎麼說？

李 他說他就替我弄出來，不過要一千元開銷開銷下頭人。

劉 也許不是令郎呢？

李 也難說。他住在學校裏，誰知道他怎麼回事？

陳 年青人在學校裏也難免受人利用。

李 這孩子……啊！老陳，回頭請你替我去一趟吧。把他送到這裏。因爲你同小吳熟一點

陳 好吧。

李 你剛說什麼來着，說周逢仙怎麼樣？

陳 他有來看過你麼？

李 沒有。

陳 他打電話到行裏來問你，你剛走，我告訴他也許回頭會來。

李 有什麼事麼？

陳 也許同外面謠言有關係。

李 那麼銀行還是有許多人提款子？

陳 外面對我們信用很不好，說不定要擠兌。

李 是不是爲了工廠方面罷工。

陳 這自然有關係，但是多半還是他們的謠言引起來的。

李 我想，他們的力量也快完啦，所以要從側面來打倒我們造我們謠言，你說我

們的力量夠不夠把市面上的公債都吃進來，不知道他們到底有多少力量來拋棄

？

陳 這次他們可以支持這麼久，我有點想不到，昨天聽說他們拉攏；一個華僑在裏面。

華僑，你早不曉得麼？

陳 我昨天才曉得的。

李 是不是……

陳 我想也沒有什麼了不得，假使我們行裏不擠兌，假使工廠裏罷工的事情早點解決，那他們就沒有法子來同我們對敵的。

劉 工人總不相信我們，一定說我們同日本人妥協，出賣他們。

李 （對劉）那末工廠方面怎麼樣呢？

李 你不是計劃收買一部分工人麼？

劉 收買的那些工人倒還忠實，那白清元捕來了以後，他們工會裏意見也不一致；我的意思，現在最好找新工人，把第三廠先復工了，那麼他們內部就會動搖起來，那時候再叫我們的人在裏面一煽動，他們就只好屈服了。

李 那末就這樣辦吧，罷工早解決一天，經濟也可以早活動一天，銀行也就多一點辦法。

劉 不過要是這樣辦的話，先需要一筆錢；第一他們工人糾察隊在廠門外守着，新工人要沒有一點薪水就不容易招，第二公安局方面一定要一點錢才可以叫他們保護我們新工人上工，否則他們鬧起來就沒有辦法了。

李 （對陳）那麼銀行可以支出這筆款子出來麼？

陳 現在銀行每天有許多人提款，同時，照現在這謠言，擠兌也很有可能。實在不能再提出現錢啦，昨天張經理提一筆款，今天陸老闆提一筆款，實在有點爲難，所以這事情倒是先要把工廠復工啦，定貨的款子來啦，銀行的周轉才能夠靈

活。

劉

工廠復工的話，除了剛才一個辦法以外，就只有對工人屈服，但是已經支持兩個月啦，這樣屈服，自然不好了。而且據他們現在的條件，要求逐漸把工廠內移，補發這兩月的工錢，我們怎麼辦得到呢？所以總只好支持下去，我想最多一月，工人方面也難支持了，他們先由別行的工人募款，現在罷工擴大，大家沒有錢，所以只好到別處募款，目前最有力量的是學生的援助；可是再一個月以後，學校也要放假了，他們就更沒有辦法，那時候他們就只好屈服的。所以現在不用第一個辦法，就只好這樣支持下去。

李

但是如果銀行一擠兌，我們無法應付，工廠沒有辦法，公債更沒有辦法，那我們不是整個兒破產了嗎？

陳

……

劉

……

李 這是一個重要問題，雲峯，你先不說可以支持半年麼？

陳 我料不到公債會這樣……

李 那麼你呢（對劉）正榮，你不說工廠方面的工人都收買得很好麼？

劉 我實在想不到所有五金，麵粉，紗廠的工人都會罷工，聽說，公共汽車也要罷工了。

李 那麼叫我怎麼辦？

（沈廣上，拿着一張片子，）

沈廣 周老爺來拜訪。

陳 是周逢仙麼？

李 是他。請他進來吧。（沈下，）看他有什麼事。

（周上。）

周 啊；老李，啊；陳先生，劉先生。

李 老陳同我說，你打電話找我，現在我正等着你呢。

周 我不然早來啦，在大馬路碰見維也納的鈴鈴，一定要我請吃點心，所以來晚啦

，我也有點話要同你說。（看劉的意思是說這話有點祕密。）……

李 都是自己人，不要緊，說吧。

周 公債怎麼樣？

李 現在局勢還沒有怎麼樣？非常明顯，就是我們同他們在對賭。

周 你知道外面對於你銀行謠言很多？

李 我知道的。（他好像不願聽別人說起這可怕的謠言似的，所以把話支開了。）

你的公債呢？

周 我早斬斷了，虧一點算啦。

李 那不是上星期一麼？

周 是啦，後來一直沒有做，不然還了得！外面對你銀行謠言很多，所以我特爲來

告訴你，我想與你們工廠罷工有關係的，他們趁此就造謠啦。

李 他們造謠。……

周 我想造謠言於你利害很大。

李 他們用這卑鄙的手段，實際上是反映他們的實力有點吃不消了。

周 這很難說，這一次他們預先有一點佈置。

李 聽說有一個華僑，是不是？

周 豈祇華僑，也豈祇一個，聽說有許多華僑同英國商人都夾在裏面。

李 噯……噯……噯……

周 所以我看你最好把工廠復工啦，那麼銀行的謠言也可以少了。

李 不過……

周 這一次的市面，你們的人沒有他們整齊，準備似乎也沒有他們充足，他們也不見得多麼強，也不見得能支持多久，也不見得能這麼拋空下去，不過祇少他們

還能繼續兩個星期，每天多少都可以拋出來，你們能繼續收進來麼？（周在試探李的力量，所以他用了一種尖銳的眼光看李）。

李（在計算中）兩星期？

周 假使銀行起風波？

陳 兩星期？

周 假使罷工繼續下去？

劉 兩星期？

周（他已經知道他們是支不持久的）所以你假如要什麼，你一定要趕快準備現在還來得及。

李 準備。

周 這就是說要有後備軍。

李 但是我們的力量已經全集中了。

周 是呀，所以要找救兵才好。

李 哪裏可以找這救兵呢？

周 因爲是多年朋友關係，所以我來提醒你，現在有幾個機會，你要是錯過的話，以後就難補救了。

李 哪一方面，你說？

周 自然是外國的啦，

李 外國的，

周 自然啦，在上海中國的力量已經不全在你們二方的手裏了麼？

李 那一國的？

周 （耳語）……現在，不瞞你說，自然是日本的。

李 你是說可以向他們借款麼？

周 你假如要的話，我自然可以幫你去說啦。